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五十七至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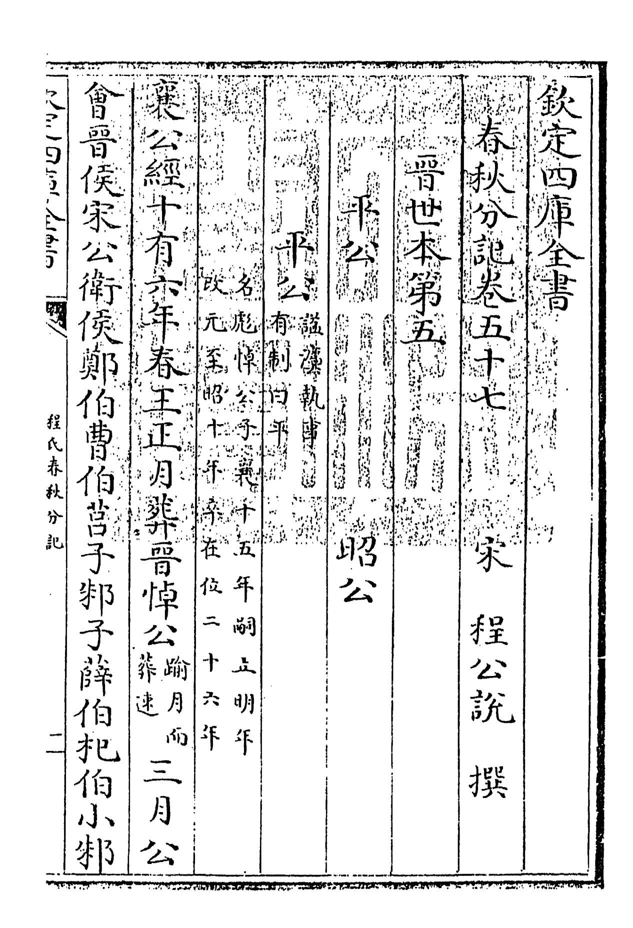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春秋分記卷五十七

宋　程公說　撰

晉世本第五

平公　昭公

平公 諡法執事有制曰平

名彪悼公子襄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十年卒在位二十六年

襄公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夏五月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傳見許）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傳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順河東行故曰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邾莒數侵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侯大夫盟齊

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董仲舒繁露竹林篇云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其奪君尊也

經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傳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弑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

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言夢見獻子
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
而禱曰齊環齊靈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晉平公名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悉薦反後之茍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

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遂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

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

音詩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己亥焚雍於用切

門及西郭南郭劉難乃多切又如字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

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

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秋

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靈公冬叔孫

豹會晉士匄于柯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楊_{即祝柯}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_{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

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晁補之曰宣子以事其子吳自誓而猶視而懷子以嗣事於齊禱之則瞑故宣子自以為淺期也然宣子懷子皆晉之望也譬巫覡妾婦撫尸喋囁何其妖且鄙哉桓譚言病而目出初死目未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如字雨焉若常膏古報切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冬十一月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經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傳二十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經二十有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二十一年欒桓子欒黶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欒盈范鞅以其亡也十四年欒黶强逐范鞅奔秦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桓子妻宣子女盈之母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

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黨貴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鞅專其權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晉地而遂逐之新注盈時無過獨平時多養士以此可疑益有戰國四公子氣象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盈黨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

能去知音智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抑詩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

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烈文書曰聖有謨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

於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經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傳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

經二十有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冬十月晉人殺欒盈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晉平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邑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謂盈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

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魏舒）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獻公父）於下軍獻子私馬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荀盈）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鄭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桓子）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

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平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强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没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

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墻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取朝歌

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旃之子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詳見齊

馮正符曰救而言次者緩也先言救者魯君之命也後言次者罪豹之專止也左氏謂之禮非焉

冬十月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黎錞曰前書曰晉欒盈出奔楚則非晉大夫也次

書曰欒盈入于晉入于曲沃則晉之寇也此書曰

晉人殺欒盈則討賊之辭也晉人者舉衆也

經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

鄭伯如晉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

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

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明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秋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晉侯

沒沒如字一音妹　大明　南山有臺

嬰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子羽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鬷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經二十有五年夏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在二十三年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

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敖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冬十二月晉程鄭卒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經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晉人執衛甯喜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歲之成叔向

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音云　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争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争不務德而争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呂祖謙曰叔向知子朱之姦而不能去罪一也激

子朱之怒致按劒相逐罪二也叔向之罪則然矣

亦平公庸闇有以致之安有行人持刃於朝曾無

顧忌平公方且曰吾臣所爭者大此以亂為治以

危為安闇之極者也幸而得一師曠與之言私欲

侈公室爭霸業能無衰乎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

召公也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

淵以討衛疆戚田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衛侯(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秋七月齊侯(景公)鄭伯(簡公)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產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殺晉戍三百人為罪不以林

父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義取寛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義取衆言可畏晉侯乃許歸衛侯冬十二月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新注平公衰甚又晉衛本同姓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三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

之取魯鳥魚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新注杜云胥梁帶能無用師言有權謀然晉擇之使往亦見無意於霸業矣

經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

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齊魯宋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周密也必密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　六月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壬戌楚公子黑肱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

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一坐所尊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九月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詳見宋

傳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齊泰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

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經二十有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

傳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公母杞女故治杞理其地脩其城六月知音智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

肆是屛周諸姬夏杞也肆餘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歸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謂叔侯取貨於魯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皆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

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吳季札聘于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經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見宋）

傳三十年春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音似）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或作使）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

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筭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用也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主衣服官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

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劉安世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七十三年之中閏餘乘除可得此甲子之數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

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文公盡十八年宣公盡十八年成公盡十八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表考之文公十一年歲在乙巳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寫故曰二首

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者注云下亥上二畫立置身傍蓋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反則當如此侅寫其左豎者二畫乃二萬也其右重者六畫乃三箇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其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今乃差四十日者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其末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日也不謂之日而謂

之旬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與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同義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于鞌趙朔已死於是趙武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起）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

也魯其懼哉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在昭十三年

昭公經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夏六月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傳元年春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謂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

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

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音瀌)是蔉(音袞)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享也)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子皮

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義取薄物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産曰武請於冢宰矣子皮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鵲有巢而鳩居喻晉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

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以罰不敬言知免此罰我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

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

六月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詳見征代書

秋晉侯有疾鄭伯簡公使公孫僑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

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帝堯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大小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武王后方震大叔懷胎為震大叔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少皞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水官生允格

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顓頊）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嬪御）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

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産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正救君過將死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

氣降生五味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末四支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

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二月晉既烝冬祭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趙衰武曾祖往祭之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終劉定公之言

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至河乃復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魯昭即位）且告為政而來見（代趙武為政）遂如齊納幣（聘少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欲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秋七月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穟服）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禮過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已）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三歲而

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音智）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無隱諱）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内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禄早世殞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婦官）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

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叔向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政

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新注謂慆藏憂於樂中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賜女州田伯石再拜稽首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

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豐氏至晉故以韓為主人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五月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是年春大叔如晉）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張趯）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傳五年春楚子（靈王）使令尹子蕩莫敖屈生如晉逆女晉

侯送女於邢丘子産相鄭伯會晉侯於邢丘晉韓宣子如楚送女致女於楚晉伯自是更衰矣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茍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

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宣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丘眞切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

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羊舌四族皆彊家也伯華叔向叔魚叔虎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吳

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多知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互見楚

傳六年夏六月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邪也我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

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冬十一月齊侯景公如晉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為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為是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為介也案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無妨今相范鞅即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無有作正者

傳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

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魯地降婁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晉人來治杞田為杞取成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

能音雄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差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施段之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禄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

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宋大夫謂與趙文子爭州田晉以原賜之秋八月衛襄公卒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襄二十七年晉納孫林父叛取戚田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

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辰所會之辰故以配日

經八年夏四月叔弓如晉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精神馮依石而言皮冰切不然民聽濫也濫失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

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音斯祁之宮叔向曰子野師曠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夏四月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傳九年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

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穎俘　夏四月晉荀盈如齊逆女自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請佐酌酒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樂師師曠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

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聽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禮記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

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經十年秋七月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齊薛守玄枵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以是譏之　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

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昭公 諡濬容儀恭美曰昭

名裯平公子昭十年嗣立明年改元是時六卿彊公室卑矣至十六年卒在位六年

昭公經十有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傳十一年楚師在蔡四月靈王殺蔡靈侯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

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經十有二年冬晉伐鮮虞

傳十二年夏齊侯(景公)衛侯(靈公)鄭伯(定公)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鄭簡公未葬)晉人許之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荀吳)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

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音繩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士文伯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傳言晉之衰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白狄種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縣臯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經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冬十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十三年晉成虎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魯十年伐莒取郠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三十萬人羊舌鮒叔向弟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及禍為此役也役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王卿士曰抑齊人不盟若之

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茍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

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三年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一盟所以昭信義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

而不斾建立旌旗不曳其斾壬申復斾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斾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

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晁補之曰子産鑄刑書自謂以捄弊而叔向貽書切責以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其詞甚美子産屈之若晉之衰又甚於鄭侈戍虒祁而不能諫諸侯皆叛而不知圖合衆示威以誣先王朝會之意而不知恥似非叔向之為也至耀車甲之多曰雖以無道行之而可畏其亦窮矣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盟會之處癸酉退朝子產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竊往飲季孫冰箭筩蓋可以取飲以壺盛飲用此冰以飲之晉人以

平子歸子服湫從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驅衝車與狄競大獲而歸　冬十月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則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

可事

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

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襄二十一年叔虎與欒氏黨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季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

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　冬十二月晉邢侯（楚巫臣子）與雍子（亦故楚人）爭鄐田（新注襄二十六年巫臣奔晉晉人與之邢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爭疆界）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斷也）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雍

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巳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

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經十有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十五年秋八月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白狄之別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

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䳒音鳶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經十有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子服回）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春秋分記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五十八　　宋　程公說　撰

晉世本第六

頃公　　定公

出公

頃公諡法慈仁和民曰頃

名去疾昭公子昭十六年嗣立明年改元滅祁氏羊舌氏於是晉益弱六卿皆大至

三十年卒在位十四年

昭公經十有七年秋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傳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傳二十一年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傳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

經二十有三年春晉人圍郊

經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

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謀王室子朝之難傳見周

經二十有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傳見內魯

傳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家臣祁盈將執之午子訪於司馬叔游叔侯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

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于偽切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慭發語之音乃殺之　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叔向子伯石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息淺切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巫臣一君陳靈一子徵舒而亡一國陳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

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夏姬）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末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而亡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異也）物足以移人茍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叔向嫂伯華妻）走謁諸

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師納敬王）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餘子卿之庶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凡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正義曰舊說云一言者謂設由上徹由下叔向將飲

酒聞之曰必駿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音隳）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舉戊）遠不失舉（舉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魏子之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獻子辭梗陽人

傳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晉大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少康後九世君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在襄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

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乾下乾上乾之姤☰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其同人☰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其夬☰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其坤☷坤下

坤上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剥☶坤下艮上剥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是誰對曰少皡氏有四叔金天氏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湜之博物冬晉趙

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灋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灋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

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為定十三年朝歌之叛

經三十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

傳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定公諡法安民法古曰定

名午頃公子昭三十年嗣立明年改元三十一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至哀二十

年辛在位 三十七年

昭公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傳見內魯

經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傳見周天王

定公經元年春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大夫以城成周

魏子涖政（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

三月歸諸京師（詳見周）

傳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觀虎恃其勇也

經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秋七月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時蔡為楚拘辱請伐於晉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鮮虞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

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襄十六年晉敗楚侵方城祇取

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爲旌王者遊車所建

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劉敞曰晉與諸侯十有八國之衆會于召陵以侵

楚天子使大夫臨之甚矣晉荀寅求貨於蔡蔡人

弗與既而辭諸侯會于臯鼬亦無事焉晉是以失

諸侯中國遂大亂吳入郢自臯鼬之盟始也

經五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

經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見宋傳

經七年秋齊侯景公鄭伯獻公盟于鹹叛晉而盟

經八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見鄭衛傳

經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見衛傳

經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傳十三年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諸晉陽鞅邑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從則衛與邯鄲好而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午家臣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午子涉賓以邯鄲叛　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

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凡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説趙孟不可(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説)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范氏側室)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不信)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曼多)亦與范昭子(士吉射)相惡故五子謀(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

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

劉敞曰尋傳前云董安于勸趙孟先為備孟不肯曰不欲始禍則始禍者非鞅也可言二臣首禍不可言三臣始禍也

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昭十年奔魯遂

適晉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宫

經十有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傳十四年春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

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音暮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新注韓非子曰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

脾上梁之間即韋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

哀公經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

晉取棘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中行氏

經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

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傳二年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太子即蒯聵定十四年奔

宋故今納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罕達子般駟弘送之

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

之旆與罕駟四兵車先陳罕駟四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

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

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緜詩）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仕進）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棺之重數）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甲戌將戰郵無恤（王良）御簡子衛

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為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

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之臣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

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為功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傳三年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為婚姻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

經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傳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晉地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經五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吉射使為柏人為柏人宰昭子曰夫非

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為吉射距晉戰死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

經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經七年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傳見衛

傳九年夏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新注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利以伐姜謂齊不利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

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婚姻甥舅之國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經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傳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經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傳見吳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

傳十七年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必與齊戰乃還畏子玉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續經不書鄭人辭諸侯秋師還晉公室卑

出公 沈約謚法出字有謚人無謚法

名錯定公子哀二十年嗣立明年改元七年哀之二十七年左氏之傳終矣在位十

七年

卒

哀公傳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瑶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晉大夫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

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顔庚齊大夫

呂祖謙曰知伯始見於此知伯初為政小試之勇便能摧堂堂之大國然輕敵寡謀正是覆亡之始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莱章齊大夫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禽顔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扶用切多矣又焉能進是躛過也戶快切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

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傳二十七年夏四月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會死事者之子三日朝乃救鄭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衣於旣切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滅陳非鄭罪蓋智伯誣陳子故陳子怒其多陵人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

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荀寅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

之門鄭人郛鄶魁壘晉人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簡子廢適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其冀切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喪息浪反

右晉始終春秋凡二十公書卒者十不書卒者

六有故者二定公出公卒後春秋經終自出公

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分晉

論曰王道衰霸政作聖人其有所憂也亦有所幸也五霸桓文為盛然聖人於桓文抑揚不同如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正相反桓文心迹判焉至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則以為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予仲則予桓公矣齊介居山東桓公出而會盟北杏陽穀猶在齊境而幽檉貫葵丘皆宋之地鄄首止鹹

皆衛之地甯母洮則魯曹之地要以會諸侯而已文公以河東形勢臨之一出而為城濮之戰遂會十國于溫要天王于河陽盟王人列國于翟泉皆近在王畿推其本趣外則挾王室以警列國内則怙威勢以逼天子茲譎正之所由辨也夫諸侯之度守莫嚴於疆土職莫謹於命卿法莫詳於軍制而文公方定大叔之難遂逼取樊溫原欑茅之田其圍陽樊陽樊之人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傳者曰晉於是始啓南陽則文公僭

有王土其罪大矣且晉自曲沃伯初命以一軍為晉侯至獻公作二軍文公蒐于被廬遂作三軍將佐皆卿官合而為六清原之蒐增為五軍至景公僭天子六軍之制卿官十有二原其始僭自文公始是以晉國天下莫彊世為盟主馴至平公政在大夫溴梁之會大夫司盟君若贅旒然繼以昭公六卿彊公室卑逮其末也析為韓魏趙而晉亡矣春秋終於獲麟左氏盡哀公之二十七年引而伸之以及於韓趙魏之滅智伯質諸行事深

切著明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備
著其始終彊弱之變以為世戒

春秋分記卷五十八

春秋分記卷五十九

宋 程公說 撰

齊世本第一

姜姓侯爵其先出自炎帝裔孫伯夷伯夷為堯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姜氏封于呂謂之呂侯殷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定天下以功封于營丘為齊侯得征五侯九伯自太公至僖公十三世國在今青州臨淄縣

僖公　襄公

桓公　孝公

昭公　懿公

僖公 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名祿父莊公子立九年魯隱元年至桓十四年卒在位三十三年

隱公經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傳見鄭

經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傳六年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春秋前魯與齊不平故言始

經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經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新注諸侯參盟始於此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經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傳見鄭

經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傳見鄭

桓公經二年春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傳見宋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宣公胥命于蒲　秋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見魯

傳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見紀

傳六年夏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經十有四年冬十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無傳宋人以齊

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呂祖謙曰方周盛時未嘗無方伯連帥之職然皆禀王命也平王東遷無以總合係屬人心諸侯稍有才智自出會盟此霸之名所以立僖公謂之小霸非惟政事權謀不可以望桓文當時亦未可以為霸盟于宋衛告成三國不過三國之盟其後齊衛鄭宋盟于惡曹亦止四國蓋春秋初王綱尚在至王室陵替凡會盟征討天下侯國皆在焉故王

道霸業相為消長以齊一國論之僖公霸業不如桓公以天下之勢論之桓公時不如僖公之時傳者論桓公謂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其餘莫不至則霸業之盛茲王道所以消亡也然僖公小霸如成宋亂又與桓公會以黨簒逆以至班爵不同帥諸侯來戰于郎凡此無非私意云

襄公 謚法辟土有德曰襄

名諸兒僖公大子桓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莊八年遇弑在位十二年

桓公經十有五年夏四月已巳葬齊僖公無傳五月公會齊侯于艾傳見許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傳十七年春盟于黄平齊紀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傳見

內魯

莊公經元年春王正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郱鄑郚

經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經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為附庸傳見紀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無傳

經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傳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音的襄公絀之二人連稱至父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

無寵使間公伺公間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　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彭生事在桓十八年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齊小臣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齊小臣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

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齊大夫公説曰齊襄公絶滅天常縱肆人欲甚矣其荒也而曾不知耻安意功名當魯桓之末為奚之戰以爭疆埸粤明年乃會桓於濼桓之昏庸信可責矣而襄之罪可勝誅哉未幾桓公有彭生之禍襄公其將何辭於魯也自時厥後姜氏來孫襄公宜亦少愧矣夫何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

又一歲而再會爲惡益遠紀何辜也遷其三邑必使大去其國而後已衞何與也荐興伐之之師至以其寶來歸最後又偕魯圍郕安受其降魯師書還於秋而無知之禍作於冬矣蕭墻之不謹而動干戈於外非人欲之蔽而何春秋於魯桓責其昧齊家之義失立國之道至于殞其身於莊責其忘父之讎甚母之惡至於徇強國而襄公之過豈復可掩合而推之彭生之禍與無知之變若同一轍皆

禍滛之明驗也詩於襄公南山刺其滛甫田刺其求大功盧令刺其荒用以見襄公内滛而外暴將及于亡而不自知甚矣其荒也至於敝笱之刺文姜猗嗟之刺魯莊而載驅之刺宣滛皆列之齊國風于以參譏之詩之刺春秋之貶也故予紀内魯既著其事而復采春秋之經列諸齊世本所以著襄公之過而明萬世之戒必觀刺文姜魯莊之詩叙於齊國風然後知余著文姜之事於齊世本之

意云

桓公諡灋克敵服遠曰桓

名小白僖公庶子襄公季弟初襄公立無常小白奔莒糾奔魯莊八年襄公卒九年魯人納糾小白自莒先入是歲改元七年始霸合諸侯至僖十七年卒在位四十三年

莊公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子糾公穀作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

取子糾殺之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子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以誤齊師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言管仲治政之才多於傒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戰于長勺齊師敗績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詳見內魯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經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傳十一年冬齊侯來逆共姬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萬弑閔公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劉敞曰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杜氏曰

齊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非也夫單伯者魯之孤也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為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既序公侯之上則是主會之人矣何必赴以單伯會諸侯乃成主會乎彼見春秋記外之盟會無分别主會之人者唯魯公及大夫會之則分别爲左氏既誤以單伯為周大夫杜氏因為之飾説欲證單

伯使必為周人而委曲承合非解經之體也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請師假王命示大順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劉敞曰凡霸者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秋

伐郳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末

主諸侯明矣然則齊始伯在十六年十二月七國

同盟于幽之時也自此始為諸侯上矣

經十有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

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

于幽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傳見遂　秋鄭

詹自齊逃來無傳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經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

經二十年夏齊大災冬齊人伐戎無傳

經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無傳議昏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經書陳公子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公子完為卿辭曰

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恵也所獲多矣敢辱髙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七羊切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坤下巽上之否䷋坤下乾上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

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

劉安世曰物禁太盛盛者乃衰之始也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桓公之時桓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會鄄至十四年陳公子來奔是年歲在已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已酉至齊簡公之四

年歲在庚申田恒弒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

經二十有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冬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

經二十有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經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冬公會齊侯于城濮無傳將討衛

傳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冬王使召伯廖

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見衛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傳見鄭

經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傳三十年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經三十有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

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冬狄伐邢(無傳)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在二十八年) 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

閔公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秋八月公及齊侯盟

于落姑傳見內魯

傳元年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冬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二年冬十二月狄滅衛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文公適齊及敗宋

桓公送諸河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僖公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秋七月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傳元年春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

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呂祖謙曰齊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當時夷狄憑陵中國如此之甚向非齊威封衛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為夷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

吾其被髪左衽之嘆也

秋盟于貫服江黄也楚與國始服齊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公說曰桓公自救邢之師及盟貫之會而還方霸

業隆盛時召陵未會也葵丘未命也首止未盟也

而桓公寵寺貂已漏師于多魚兵事上神密貂則

漏泄之齊之禍蓋兆于此桓公不自知覺管仲不

能正救惜哉左傳先經始事提此一句於僖之二

年用見十七年之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經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傳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三年楚侵鄭故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文公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新注楚不興師敵齊使屈完來者以齊是節制之兵故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粮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新注見霸者權專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冬

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經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傳五年夏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諸侯盟鄭伯逃歸不盟詳見鄭

經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以救鄭諸侯遂救許

傳六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新城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經七年春齊侯伐鄭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

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茍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也會位子

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不必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詳見周天王

經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襄公立在喪桓公未葬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祭事）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七十曰耋）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呂祖謙曰管仲相桓公務在正名分觀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管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顔咫尺敢不下拜覲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辭以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至於舅犯之相晉文則不然如請隧是也召王是也故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着一箇學字其它則無此一字矣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

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畧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晁補之曰葵丘之會天子初使賜胙齊方霸諸侯未有大失而宰孔徒以勤遠畧知終在亂遽勸晉侯以無會其知遠矣

冬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奚齊之亂

經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無傳

經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

傳十二年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前年晉救周伐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旱麓

經十有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鹹

傳十三年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子帶之亂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

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

經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冬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秋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卞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易牙屬

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蘇轍曰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它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

孝公謚法協時肇享曰孝

名昭桓公子僖十七年桓公卒豎刁立無虧明年宋襄公伐齊齊人殺無虧立孝公即位改元至僖二十七年卒在位十年

僖公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無傳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

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經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十九年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呂祖謙曰觀陳穆公欲脩桓公之好使孝公有志復興伯業甚易惜其不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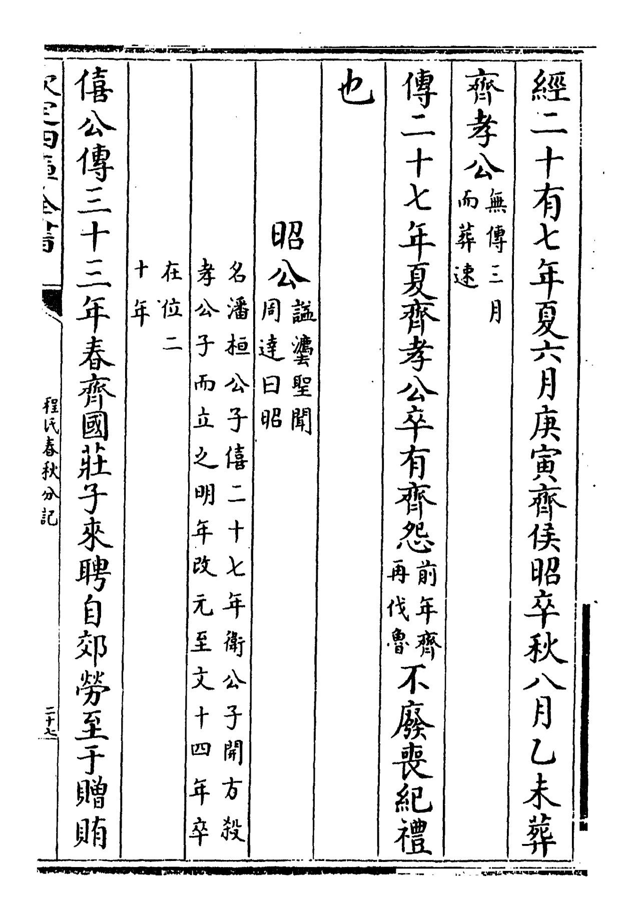
經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傳見宋

呂祖謙曰宋襄會諸侯孝公俯首而會之及宋敗便興師伐之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

傳二十六年春齊師侵我西鄙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

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經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傳二十七年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

昭公謚法聖聞周達曰昭

名潘桓公子僖二十七年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之明年改元至文十四年卒在位二十年

僖公傳三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

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夏四月狄侵齊因晉喪也文公卒冬公如齊且弔有狄師也詳見內魯

文公經四年夏狄侵齊無傳

經九年夏狄侵齊無傳

經十有一年秋狄侵齊

經十有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傳十四年子叔姬妃（音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商人兄惠公）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

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欲以耻辱魯

劉敞權衡曰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為周大夫何以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乎

懿公諡法行見中外曰懿

名商人桓公子文十四年弑昭公子舍而自立明年改元至十八年遇弑在位四年

文公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夏六月單伯至自齊秋齊人侵我西鄙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来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也夏六月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冬十一月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執王使伐無罪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詳見內魯

傳十七年夏四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冬十月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

主偷必死詳見內魯

經十有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

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謝齊來會葬魯文公